

老兵不死

童年的夜裡，印象最深刻的是那盞橘黃色的夜燈，和總是出沒在半夜的怪物。

父親退伍後回到家中，斷了一條腿，除此之外一切安好。他變得寡言，但並不陰鬱，他睡覺時多了點夜燈的習慣，家族旅遊時他總是將相機擺好，一拐一拐地拖著腿，留下一個側身的鏡頭。

我們勸過他很多次不必這樣，他只是笑著說不辛苦。

我們也知道這點小事對他來說負擔不大，重點是這樣的合照根本就是在浪費底片，只誰也沒說出口。

因為父親擺弄相機的樣子看起來太悲傷了。

父親離家時我才一歲半，清晨送他出門的回憶只存在於母親的話語中，那時候國共關係緊張，父親被外調金門，我還來不及學會說再見。

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年紀已經夠大了，但還不夠大得能除役，他在金門打了幾場仗，回到家時我十歲，我放學回家打開門和他相看兩無言，差點打電話報警有人闖空門。

母親對我說了許多父親的事，說他是前線英雄，是保家衛國的戰士，但見到了本人反而蒼涼得那麼不真切，他不像電視裡頭的戰爭英雄身上有輝煌的戰功，和結實的肌肉。只有斷了的一條腿，和開始稀疏的髮頂。

父親極少和我們說他在部隊裡的故事，他說戰爭太殘酷了，不適合小孩子。

而我相信他的話。——如果你聽見他晚上在夢裡的哭號，你也會相信的。

這邊必須更正前面說的一切安好，應該是我們「以為」他一切安好。

牠第一次出現是除夕夜。

父親的年紀已經大得守不了歲，和往常一樣早早睡了，而母親打著呵欠陪我玩尪仔標消磨時間。

厚紙片啪嗒啪嗒拍響著，母親時不時盯著老鐘看幾眼，被我鑽了個空，輸掉最後的一張紙片。

我開心地做出勝利的手勢，鐘上的時間正好劃過十二點，母親疲憊地朝我笑笑，正想張口說些什麼，便被一聲鞭炮聲打斷。

也許是哪家人為了新年的到來，提早給了些喜氣。霹靂
啪啦霹靂啪啦，我還來不及湊到窗邊看它綻放，父親的房間
就先傳來了嘶吼。

那是我未曾聽過的聲響，像指甲用力刮在玻璃上，像保
麗龍在地面用力摩擦，幾乎要割裂耳膜的尖叫。

我和母親急忙跑進房間，那天父親睡得早，沒有把那盞
小夜燈點起來，母親打開燈時看見的是淚流滿面的父親，他
抱著頭，滿臉恐懼，嘴裡零碎地喃喃著「對不起對不起，我
也是逼不得已的。」

「正隆？你怎麼了？」

聽到母親的提問後父親終於轉了過來，他的表情不但沒
有任何釋然，反而多了更多的恐懼。

「秀娟？阿雄？你們，怎麼……等一下，我不是，不要
那樣看我！」

父親沒頭沒尾地丟了一段話後，甩開了母親想碰他的手，
抄起床邊的拐杖奪門而出。母親愣愣地看著發出巨響的木門，
好長一段時間才想到要出去追。

我扯了扯母親的袖子，問她怎麼了？

「沒事，爸爸只是做惡夢而已。」

媽媽忍著語氣裡的焦慮，向我微微一笑。

「我去把爸爸找回來，阿雄你先睡。」

我站在門口，看她走進夜黑的街。遠遠能看到鞭炮細碎的光綻得很漂亮，我卻沒有心情去看。

我跌跌撞撞地追在母親身後，瞌睡蟲早就一起被趕跑了。

她最後在一個小公園裡面找到父親，父親抱著頭，不知道在躲什麼看不見的東西，他不斷說著對不起對不起，母親想要靠近，卻被他用力擋開。

大年夜的，我們在公園僵持了一個多小時，母親半勸半哄地才把父親扶回了家。中途父親不斷想掙開她的攙扶，卻被母親的手緊緊攬著。

我看著母親扶著父親一絆一絆的背影，覺得蒼涼得那麼脆弱。

隔天中午，母親便帶著父親到附近的廟裡給人收驚。經過一個晚上的平復，父親的情緒已經冷靜了許多，廟公朝母親問了狀況後斷言，上過戰場的人總會惹上些死不瞑目的魂魄，父親是被什麼冤魂跟上了，才會這樣受到驚嚇。

「那我們要怎麼辦？」

「好說，我把那個魂趕走，再把妳老公被嚇散的魂喊回來，就不會再有這樣的狀況。」

廟裡的香火味很濃，我在刺鼻的煙味裡皺起了眉，看道士拿著香和符在父親身邊比比畫畫，一邊走步一邊念著聽不仔細的咒文。

父親的神情看起來有些緊張，我覺得煙霧繚繞的廟裡也像我在戰爭片裡看見的戰場，父親的額角沁出薄汗，道士走完最後一步，把符化了混進水裡，父親一口喝下還帶著線香氣味的符水，沒有喊一聲苦。

然這樣的儀式似乎並沒有收回爸爸的魂，過年時的鞭炮聲不絕於耳，那個禮拜他又發作了三次，兩次尖叫，一次放聲大哭，我跟著母親挨家挨戶去道歉時，看見鄰居尷尬的眼神裡帶著一絲輕蔑。

鐵門關上前，我聽見一聲漏出來的『神經病』，母親按住我的肩膀，攔下我準備揮出的拳。

我抬頭看她，她只是搖了搖頭。

她的表情看起來好疲憊。

父親變了，他變得更加寡言，害怕與人接觸，有時候他會沒來由地對我和母親大吼，平靜下來後又低聲下氣地道歉。他只要聽到巨響或是爆炸聲就會反應過激，有時候只是東西摔碎的聲響他都會嚇一大跳，我們做任何事都得小心翼翼。

母親也變了，她從一開始的細心陪伴，變成隔著一扇門默默流淚，她不再陪父親說很多的話，也不再輕聲安撫，她變得越來越常出門，晚上越來越晚回家。

怪物撕碎了父親，也撕碎了我的家。

我卻不知道該怎麼趕走牠。

我十六歲那一年，母親和父親離了婚，她問我要不要跟他走。父親在搖椅上別過頭，她說可以送父親去療養院或別的什麼地方，他的沉默默許這一切。

而我只是搖頭。

「我想要留下來陪爸爸。」

我童年裡對於父親的印象並不多，但小時候的我十分憧憬軍人。小學老師講到拿破崙、講到亞歷山大大帝，我抱著圖書館裡借回來帶著注音的傳記，一篇一篇翻過。

但亞歷山大大帝來不及看到海就死了，拿破崙在聖赫倫

那島抑鬱而終。他們不應該走上這樣的結局，不應該。

我的想像裡有一幅畫，是亞歷山大大帝帶著海的故事回到佩拉，他和他的子孫，甚至子民講那片蔚藍的異界，他活到以那時來說垂垂老矣的七八十歲，安享天年。

我不能看父親就這樣痛苦一輩子，我不要他為誰戰鬥後只能縮在家裡的角落被喊神經病，他應該做英雄，他應該要是受到敬重的英雄。

母親哽咽了，她抱著我說對不起、對不起，對我，也對父親說。

「對不起，真的很對不起……」

我忍住了淚，抱住母親脆弱的身子。

「我知道，您也很努力了。」

十七歲那年，我在圖書館找到了一本關於越南戰爭的書，裡頭講到一些退伍軍人在戰後對於社會的不適應。

像是突然以為自己處於戰場，像是對無預警的憤怒或沮喪，像是對他人的疏離與不信任。

我在圖書館啪一聲把書拍到桌上，抓著書包連書都沒借就跑了出去，就是這個、就是這個，我才發現原來全世界不

是只有我父親有這樣的問題，我才發現也有其他的人在關注這個問題，我才突然發現父親他還有希望，他還能過正常人的生活。

我跑回家時父親正在聽那台破舊的老收音機，我抱著他又哭又喊，開心得像他已經脫離了戰場的影子。

父親茫然地問我怎麼了，我和他說爸，我要把以前的你帶回來，我要把是英雄的爸爸帶回來了。

他似懂非懂地點頭。

說阿雄。

「拜託你了。」

我捧著書去問一個又一個的老師，志願表上的機械系被用力擦掉改成心理系，我要讀找出糾纏了父親近十年的怪物，我要找回我原本的父親。

我要一歲半前會輕聲對我講床邊故事的父親。

怪物的名字是『彈震症』或『戰爭性神經官能症』，在我升上大學那一年，有了正式的名字。

——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。

牠常發於經歷過重大災變，或戰爭、虐待、屠殺等事件的人身上。

而治好牠的第一個步驟，是面對。

我得找出造成父親症狀的事件，並幫助他一起去面對。

「爸，我們來聊聊吧。」

但在那之前，不急，不必急著把傷疤挖出來，不必急著找到牠。得用餌，或是寶石把牠從洞裡誘出來，不能驚擾到他。

我和父親問起了他服役實的往事，無關乎血和戰亂，我向他問到機車的長官，或難吃的伙食。

他講到看伙房洗米時永遠掏不乾淨的米蟲，吃飯時看天空看鄰兵就是不敢看碗裡黑白分明，說是吃下肚的東西不知道就不會鬧肚子。

他講到和連長吵架的伙房兵，揚言要在午飯裡下毒，害他一個星期都不敢吃連上的午飯。

他講到大熱天站完哨，村子裡阿婆熬了冰冬瓜茶送過來，全連一口一句把阿婆捧成了小仙女。

他講到他們是怎麼捉弄那個總是為難人的班長，講到他

怎麼和鄰兵掃地偷懶，講到許許多多他們的年少他們的荒唐。

講到在戰火之前，他也擁有過的笑容。

傷口事件前的那些日常，我猜測父親的怕黑彰顯了時間線是傍晚，而那些破碎的道歉可能來自某個同胞的死。相關字眼或許是夜哨，巡邏，或夜行。

我慢慢朝父親問起夜行軍的夜光，或巡守時的鬼故事，終於，他在一次夜哨的經歷時停了下來，開始支吾其詞。

「我們休息一下，好嗎？」

我將水杯遞給父親，他的手在顫抖，連杯子都拿不穩。

「阿雄，夠了。」

父親長長呼出一口氣，又是那沮喪帶著歉意的表情。

「我已經給你和秀娟添夠多麻煩，別再管我了。」

「爸，別這樣說。」

「我不是多了不起的人，不是英雄，也不是戰士，我辜負你們太多……」

「爸！」

我抓著父親的手，說不要緊。我不在乎他有什麼不堪的污點或過往，他永遠都是我的父親。

「你不想說的事可以先不用說，但我們能聊聊別的。」

像今天一樣，一些抱怨，或無關要緊的小事就好。

父親停頓了幾秒，露出帶著愧疚又似釋然的笑容。

「謝謝你。」

還有，對不起。

那之後我和父親聊了很多，不只軍中的事也有他和母親相識時的故事。離婚後母親仍然時常和我見面，她嫁了個新的老公，看起來過得不錯。

我和她說到父親時她哽咽了。

「如果那時候我不是一個人自顧自地說我的，或如果那時候我沒有放棄，是不是他現在早就好起來了？」

母親她並不是不愛，只是累了，她只是愛得很累很累了，她沒有力氣再去為一個碰觸不著的心付出。

「這不是您的錯。」

「可是阿雄，你打開了。」

她抵著唇，很努力不讓眼淚掉下來。

「也許我只是不夠努力。」

只是不夠愛。

我發現我沒辦法安慰母親什麼，我只是看著她小口小口喝完那杯黑咖啡，不加奶精也不加糖。

她離開前抱了我一下。

「謝謝你，阿雄。」

謝謝你把他找回來。

「那是什麼十惡不赦的事嗎？」

父親聽了我的問題，只是沉默不語，這是說不清第幾次的對談，他只要講到那次夜哨便閉口不言，身體的顫抖出賣了他精神上的不穩定，我得去查出究竟發生了什麼。

我照父親所說的來到林伯伯的家，林伯伯是父親服役時的戰友，我找著他時他正在門口和朋友下棋，我禮貌地表達來意，並等了一局棋的時間。

「隆哥他很了不起啊。」

贏了棋局的林伯伯笑呵呵地問我沏了一杯茶，我道謝接過。

他開門見山地跟我講了父親避而不談的那件事，那分明

是一提起他，所有人都會立刻想到的英勇事蹟，為什麼卻成了夢魘，糾纏了父親半輩子？

那是一個老套的——夜黑風高的夜晚，那天晚上是父親值夜哨，在哨點遠遠地看見一個影子，是摸上岸的水鬼。父親朝那時一起站哨的林伯伯使了跟眼色，他一個人追了上去。

「隆哥，你一個人太危險了！」

「老林，哨口總得有人站，說不定水鬼不只一個。」

林伯伯說，他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事，但父親解決了那個水鬼，一響槍，和一刀子。後援到達時看見的是茫然失措的父親，他的臉上手上都沾著水鬼的血。

「但那之後隆哥做事就常常心不在焉的，半夜裡有時也會做惡夢驚醒。」

林伯伯說，那條斷腿就是在一次的砲擊中，父親不願意握住林伯伯伸出來的手，才被瓦礫堆壓斷了腿。

「我們許多人打了那麼長的仗，還不一定能親手殺死一個人……或說看見一個人在自己眼前斷氣。殺死一個人的擔子能多重呢？」

林伯伯問我父親還好嗎？

我思考了許久。

「他不怎麼好……但也不算太差。」

我向他道謝後我們一起下了一盤棋，我輸得一塌糊塗。

父親坐在搖椅上晃啊晃，老收音機裡流出殘破的曲調，他的背影看起來那麼蒼涼，像枝頭上欲墜的最後一片枯葉。

「阿雄，殺了人後，還有資格過正常的生活嗎？」

父親背對著我開口，他害怕的是這個嗎？曾經奪取他人的生命，曾經見過誰在自己眼前斷氣。

「那時候輔導長和我說，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在戰場上殺過人，但他們遠遠的看見子彈打中敵人，或一顆飛彈炸毀敵艦，他們看不到一個人死前怎麼掙扎，他怎麼說他想活下去。」

父親掩著面，他的身子在顫抖，深呼吸，吐氣，他說阿雄。

「我告訴你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追著那個水鬼，一槍子打中他的左大腿，紮實的見血。很奇妙的是距離這麼遙遠，我卻能感受到那種命中的手感，和平常打靶時完全不也一樣，子彈沒入的是和

我們一樣的人類。

有血有肉。

他的痛呼沒有很大聲，也許是還想著能夠躲藏起來。

樹林裡的隱蔽效果確實很好，但我傷到了他的腿，除了減緩移動速度，還有他沿路低落的血滴。

我很快地追上了那個水鬼，極近的距離下我才發現，他也有槍。

子彈擦過我的左手臂，不幸中的大幸是他可能被疼痛影響而失了準頭。

黑暗裡我們兩個持槍對峙，煙硝和火藥味還帶著陌生的血腥味，那個水鬼抹黑了的臉猙獰地看著我，沒花幾秒的時間就丟了槍抬刀撲上來。

我橫過槍來擋，那是上了膛的槍，一發子彈就能殺人，我卻找不到時機擊發。他見一下沒能得手，馬上抽刀斜砍。來不及回擋，刀刃劃開我的左前臂，見骨見肉。

父親講到這時都還很流暢，我看見他前臂的疤，他回到家中時我的年紀大得不曾去碰他的傷口，問那是怎麼留下的。

有很多時候我們即便知道結局，仍然會被故事的內容所吸引，不得不說父親實在是說故事的奇才，而我真的錯過他太多過往。

「我吃痛地落下了槍，他看準時機短刀一個突刺，劃過我的脖頸。」

父親心有餘悸地摸了摸頸子，那裡也有一道疤，刀刃砍下兩公分深，萬幸沒有劃傷頸動脈。

「血從迷彩服領口流進我的衣服裡，和汗混在一塊。」

我將身體往斜下壓，這種時刻教過的所有戰技幾乎都還給了班長，你的大腦跟不上身體，幾乎全是反射動作。

我想他腿部有傷，拉開距離，把槍撿回來我還有勝算，卻被他看了破。他看我要逃，心一狠，也顧不得自己的傷腿穩不住重心，抬起左腿勾了我的腳，我們倆雙雙跌成一團。

混亂中他的匕首被碰掉了，他反身騎到我身上，伸手掐住我的脖子，縮緊的窒息感和他的手勁讓我幾乎以為頸骨要這麼被折斷，我伸手胡亂地在一旁摸索，沒想到就這樣讓我摸到了那把小刀。

講到這，父親的呼吸開始急促起來，他拿起水杯喝水，喘了口長長的氣。

「我常常想，那時候撿到那把小刀，究竟是幸或不幸。」

「我那時真的慌了，拿著刀就往他身上刺，刀刃刺進他的腹部，切開皮質、脂肪，而後的觸感是腸子。」

父親說著反胃地乾嘔了聲，他的臉色很蒼白，呼吸急促地顫抖著。

我本想開口讓他不必這樣勉強著一次說完，他卻搖了搖頭，用幾乎是咬著牙的聲音說了下去。

「我的刀在他腹側狠狠劃開一道口子，看不清的夜黑裡血色模糊出一小截粉色的玩意，我知道那是他的腸子。」

他失聲尖叫，他哀嚎，他抓狂地想搶我的刀。然在他放開我的脖子時，我用力舉刀劃向了他的頸動脈。

溫熱的鮮血灑在我的臉上，身上。夜黑裡，他的眼白得那麼扎眼。

那幾乎是一瞬間的事，他的血溼濕了我的迷彩上衣，失去動力的身子往我身上倒下，貼近在我眼前是那張猙獰的面孔。

他的心跳還持續跳動了一陣，咚咚、咚咚、咚、咚……
他的胸口貼著我的胸口，漸慢的心跳聲在我因為緊張而加速的心跳裡冰冷得荒唐，他最後的吐息呼在我臉上，體溫慢慢的從那具身體上流失。

我和那具屍體面對著面，直到來增援的班長把他從我身上拉開。

這一大段的敘述裡他至少停頓了十多次，有一時喘不過氣的促停，也有反胃的乾嘔。他說得很鮮明，鮮明得我幾乎也看見了那個水鬼死不瞑目的神情。

可父親經歷的是話語裡百倍以上的真實。

「那之後我常常做惡夢，夢見他拖著腸子……踩著血腳印，睜、睜著幾乎要凸出來的眼睛抓著……抓著我的腳踝，和我說他好恨好恨。」

父親明白，在戰場上，若不是殺了對手，死的會是自己，但這條線跨過了就沒辦法在輕易回頭，他一輩子都忘不了那個冤魂，那個被他親手殺死的人。

「人的體溫會讓我想起那些血，還有他逐漸冰冷的身體，自從那之後，我開始害怕和人接觸，也害怕皮膚的觸感。」

最後，他甚至連林伯伯的手都不敢握了，以一條腿的代價退出了軍隊。

家族旅遊時堅持擺放相機也是，他只是受不了排排站時無法避免的肢體接觸。

這麼多年了，他一個人在那具肚破腸流的屍體裡渾渾噩噩地過活，他一個人還留在那一個夜裡，看那個水鬼一次又一次死去。

我們竟然還置身事外。

我很輕，很緩地伸手，慢慢覆住父親那雙佈滿傷痕和老繭的手，他明顯地畏縮了一下，卻忍住了，留在原地讓我握住。

「爸，您現在不是一個人了。」

請讓我陪您走過。

從一根手指，到我能握住他的整個手掌，我每天都牽著父親到公園裡散步，也不害躁旁人的目光。

我和父親一起去找公園裡的老人聊聊天，下一盤棋，享受微風，享受葉蔭，享受陽光正好的午後。

我們有時候也去找林伯伯，找父親之前的戰友敘敘舊，

我就坐在一旁，聽父親和他的老朋友一起因為班長出醜的事蹟哈哈大笑。

母親偶而會回來看看父親，她的表情充滿了愧疚和不捨，而父親只是伸出手，摸摸她的臉蛋。

「秀娟，謝謝妳。」

他還沒辦法擁抱母親，但母親落下了淚，她握著父親的手，哭了好久好久。

一年後我帶著父親回到戰地金門，那裡的景物和他當兵時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，他帶著我新奇地看哪裡多開了間什麼，而哪裡曾經是斷垣殘壁。

最後，我們回到當初他們營上埋葬那個水鬼的地方，父親看著那簡陋的墓，沉默了良久。

我們一起低頭上香，回想起那個廟公也說得很對，父親確實是被戰場上的孤魂絆著，糾纏了他一生。

而現在我們回到這裡，回到這裡來送走他，祈求他回到他的故鄉，祈求他的妻小或家人一切安好。

「……就好像背著幾十公斤的行李走了十年，現在一點一點的把它放下來，才發現原本的自己有多傻。」

我們在路邊喝著冰紅茶，日光照在金門的老街，父親一

臉感慨。

「等你把行李都放下來，我們可以再去更多地方，把你沒玩過的東西都補回來。」

我朝父親笑笑，真的是繞了太多的遠路，閉上眼走了太久太久。但他的世界總有一天會回到彩色，總有一天他能夠揉一揉酸痛的肩膀，在陽光底下伸個懶腰。

父親轉過頭看我，然後他像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氣，朝我張開了手，將我擁進懷裡。

我愣了好久，直到我發現父親的體溫這樣溫暖的貼在我身上，直到我感受到他的身體已經變得那麼小，直到我伸手抱住了他。

我無法控制地放聲大哭。

才發現不只是他，我也痛苦很久很久了。

父親拍著我的背，柔聲地說對不起，說謝謝你。

「阿雄，有你在真是太好了。」

「好了，故事結束，該睡覺啦。」

他講完最後一段故事，把被窩裡眼巴巴地的孩子趕去睡覺。

「再不睡覺，就會有可怕的怪物把你喀嚓喀嚓地吃掉啦！」

「噫！」

床上的孩子害怕地縮進被窩裡，過了好一會才怯怯地探出頭來。

「我就問最後一個問題就好。」

「嗯，最後一個。」

他揉了一把孩子的頭，在床邊坐下。

「爺爺最後有成為英雄嗎？」

聽完孩子的問句，他輕聲笑了，伸手關掉夜燈，他給了床上的孩子一個溫柔的晚安吻。

「當然，他一直都是最偉大的英雄。」

「說完了？」

落下最後一個音節，輔導長拿起茶杯啜了一口，對上我茫然的視線。

「嗯，說完了。」

我消化著這一長串的故事，信息量有點超載。我明明只是問了輔導長他為什麼要從軍，他卻以說來話長為由給我講

了這麼一下午的故事。

而故事的角色也很微妙，雖然主角的故事非常詳盡，但輔導長還沒有小孩，就這樣的時間軸分配來看……

「所以，輔導長您是故事裡的小男孩？」

「正解。」

輔導長放下了茶杯。

「老實說我實在不怎麼喜歡軍人，也不喜歡戰爭，父親老跟我講的那些戰爭英雄或軍事家，我一個都不感興趣。」

戰爭帶來仇視，帶來傷害，帶來痛苦，而軍人負責戰爭，可以說是間接地製造痛苦。

「但小時候給我講床邊故事的父親太耀眼了，我想成為像他一樣的人。」

戰爭也許是錯誤的，也許帶來許多破碎看傷害，但沒有人活該被困在那樣的地獄裡一輩子。

「就我而言，英雄並不是提著槍上戰場，殺了多少敵人的爺爺，而是將能夠坐在門廊前泡茶，和鄰居聊聊天，好好下完一盤棋的爺爺找回來的父親。」

要說戰爭是一場鬧劇，卻有多少人在曲終人散後被留在劇場裡做一輩子的惡夢。

我可以理解輔導長想表達的憧憬，但……

「但是，我們連上並沒有這樣的人吧？」

戰爭好久前就不打了，經歷過戰火的老兵也大多垂垂老矣，也許還有些人在世，卻不可能在我們連隊裡頭。

「不只是老兵的戰後症候群，我嚮往的是有關於創傷修復……或說心輔這個區塊吧。」

戰場不只是砲聲或烽火，職場及人際，這是現代的戰場，而有許多人也在這上頭受傷，或迷失。

「父親讓我看到有這樣不同的戰爭方式，不管未來會不會開打，我都必須讓你們擁有足夠的心理素質去面對——而若哪天戰爭不幸地開打了，我也會用話語和行動支持著你們的心。」

這是另一場戰役。

喝乾了杯中的最後一口淡茶，輔導長朝我笑了笑。

「怎麼樣，有靈感了嗎？」

「欸？嘛……」

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搔了搔頭，我或多或少有在大兵上提到我在創作的事，估計這會取材的打算輕而易舉地就被輔導長識破了。

「我可以寫嗎？」

我偷偷看他的反應，他只是哈哈大笑。

「當然——不過，我得附加個條件。」

幫我的床邊故事取一個帥氣的標題吧。

結束了和輔導長的對話，我坐到電腦前，看著空白的
word 檔，思考了起來。

對了，那就這樣命名吧。

這是講述他們掙扎和奮鬥的——

〈英雄故事〉。